



原南京军区机关大礼堂

见证特定历史的两棵老树

## 一棵是榆树，还有一棵也是榆树

□李根萍

2

位于巍巍钟山脚下、玄武湖畔的这个机关大院，有着一部厚重的历史。明朝时这里就曾驻过军，清朝在这院子里兴办过陆军学校。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，将早先在广州创办3年的黄埔军校改为预科，将学校迁进这个古树林立、历史悠久的院子里，命名为“中央陆军军官学校”，今天院子南门外的黄埔路的命名就由此而来。学校的占地范围南到中山东路，西通逸仙桥，东接中山门，北达太平门，主要建筑就是位于院子中央的大礼堂，主体3层，立面呈3段式布置，入口处有八根爱奥尼式的古典柱子。这两棵榆树就分别立在柱子前面，那时见证了院子里最为热闹、最为令人注目的地方。

万木复苏之际，左边这棵榆树早已枝繁叶茂、芬芳吐翠，可右边这棵树却仍悄无声息，任凭桃花红，梨花开，杏花落，突兀一旁静默不语，光秃秃的枝丫刚劲有力地刺向天空，在院子里显得十分扎眼。路过树下的人不知详情，还以为这棵榆树枯死了呢！

清明过后，谷雨来了，一声惊雷在风雨中炸响，右边这棵榆树陡然缓过来了，在静寂无声的深夜，抑或是充满希望的黎明，枝头悄然绽放出了嫩绿的叶芽，不几天便绿意浓浓，整棵树霎时便生机勃勃、气象一新。仅以2016年为例，左边的榆树3月28日就长出新鲜的绿叶，而右边这棵榆树整整推迟一个月，才缓过神来，姗姗冒出叶芽。

相邻的两棵榆树，享受同样的阳光，吸收相同的养分，经历类似的风雨，为何会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呢？有人猜测可能这棵树也分雌雄，等着另一棵授粉什么的；也有人说或许是品种不同，自然长叶开花前后有差异。

为破解这一现象，有人特意请园林专家对这两棵榆树进行过鉴定，可最后仍无什么结论。于是，有人将这一疑问请教当年接管这个院子的老首长，他沉默许久笑笑说：莫非这树也通人性，表达一种情感吧。或许一语道破玄机，因为这可不是两棵普通的榆树。

礼堂建成8年后，神州大地起狼烟，侵略者的枪炮声打破了这个院子往日的宁静，日军的炮弹肆无忌惮地落在院子里。不几天，大礼堂前便弹坑遍地、满目疮痍。其时这两棵榆树见证了中国军人的血性虎气，院子里的年轻学员奉命出征，在榆树下喝完壮行酒后，将碗摔了一地，奋不顾身地冲出了院子，冲上了血与火的前线……

历史永远记住这天——1937年12月13日；历史也将永远记住这一刻——上午9时，六朝古都南京城门破了，在古都屹立六百年的高大城墙，四处是弹孔和侵略者战刀的划痕。雨花带血，秦淮呜咽。两棵榆树见证了屈辱，见证了疯狂的杀戮，见证了古都最黑暗的日子。礼堂前成了杀人竞技场，榆树下的尸体堆成小山，天空被硝烟遮蔽，空气中弥漫浓浓的血腥味，连榆树的树干上也弹痕累累，溅满无数同胞的鲜血。树下的水泥地面染成深红色，操场周围的排水沟里流淌着鲜红的血水……

青山落泪，江河同悲。这段血腥的历史是现代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，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也在这里打了个结，是每个中国人都不该遗忘的耻辱，是中国人永远的痛。

当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

这两棵榆树常常往下滴水，即便是晴天也一样，院子里的人都说，那是树的眼泪，这是在为死难的同胞落泪，为国殇而哭泣……

3

1945年8月10日凌晨，日本天皇决定接受《波茨坦公告》——决定无条件投降。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选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举行。历史选择了这里，这两棵榆树当年近距离地见证了日军投降的真实场面。

受降仪式选定在1945年9月9日9时，正好“三九良辰”。当天，从南京黄埔路路口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礼堂门前，每隔50米就竖立着一根漆成蓝白红三色条纹的旗杆，上悬联合国旗帜。旗杆边上，并排站着因受降需要而临时时空降到此的新6军武装士兵和宪兵，他们头戴钢盔，身穿哔叽呢服，戴着白色手套，手持冲锋枪，威武挺立。黄埔路路口还矗立着一座用松柏扎成的高大牌楼，上面缀着“胜利和平”4个金色大字。受降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大礼堂正门上，悬挂着中苏美英的国旗。正门上方的塔楼上嵌着一个巨大的红色“V”字以示胜利之意，下面悬挂着一块红布横幅，上面贴着“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会场”14个金字。正门和其他出入口，均有新6军战士和宪兵守卫，戒备森严。

8时58分，受降仪式开始了。这两棵榆树近距离地见证了受降仪式全过程。日本投降代表、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及小林浅三郎等7人，从两棵榆树中间穿过，自大礼堂正门步入会场。日军军官们也都低着脑袋，目光呆滞地任中外记者拍照。冈村宁次当时戴着眼镜，深深地低着头，一言不发。受降席居中坐的是时任战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，左为海军上将陈绍宽、空军上将张廷孟，右为陆军二级上将顾祝同、陆军中将萧毅肃。参加受降仪式的还有盟军将领麦克鲁中将、柏德勒少将、英军海斯中将等。

受降仪式仅用二十分钟。在这二十分钟内，冈村宁次取笔蘸墨，写上自己的名字，并从上衣口袋内取出印章，盖于名下。因为紧张惶恐，冈村宁次的印章盖

歪了，不由面露难色，又无可奈何。随后他起身肃立向何应钦深鞠一躬，骄横跋扈的日本侵略军在这一刻终于再次低下了头颅。

随后，何应钦向全国及全世界发表广播讲话，宣布南京受降仪式顺利完成。他说：“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日子，这是8年抗战艰苦奋斗的结束，东亚及世界人类和平与繁荣亦从此升一新纪元。”

4

南京解放后，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由解放军接管，大礼堂改为华东军事政治大学大礼堂。1950年底，华东军事政治大学撤销，创立南京军事学院，成为学院大礼堂。1969年，南京军事学院建制撤销，南京军区机关搬迁至大

墙两侧小亭，复建中部大钟楼。经过3年的改造施工，大礼堂成了南京军区军史馆序厅部分，里面利用蜡像复原了当年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场景。大礼堂是国家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。地方园林部门和部队对大礼堂前这两棵榆树也进行了重点保护，挂牌编了号，对树干上的枯洞全部进行了修补，还分别在树下加了铁柱作为支撑，以防其倾倒。

今天，我站在这幢中西合璧的建筑前面，徘徊在这两棵古榆树下，早已不见日军受降时庄严，不闻扬眉吐气的宣告声。然而，作为一个炎黄子孙，作为驻守在这个院子里的中国军人，我忽觉心中的伤痛并没有消失，也不能消失。这两棵老树就像两个饱经沧桑的古稀老人，左边的早



小林浅三郎向何应钦递交投降书



1945年9月9日胜利日拍摄的大礼堂照片

院办公，礼堂也就成了南京军区机关大礼堂。

2005年4月，由于大礼堂年久失修，军区按照“原貌不变、修旧如故、新旧协调、保证质量、满足功能”的原则，对这座民国老礼堂进行了保护性修缮，重新修

已从悲伤中走出来，目睹着日新月异的变化，年年因时吐绿开花；而右边的因当年悲伤过度，一直未从伤感中走出，以至年年忘了季节，延迟了长叶和花期。

久久伫立在这两棵榆树下，我不禁思绪万千。